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樂律表微卷八

詳校官內閣學士管理樂部臣鄒奕孝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陶必榕

樂律表微卷八

原任知縣胡彥昇撰

攷器下

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

樂縣謂鐘磬之屬縣於笋簴者也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四面象宮室有牆故謂之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纓以朝諸侯之禮也故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其謂軒縣去南面辟王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縣縣于東方或于階閒而已

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鄭司農云以春秋傳曰歌鐘二肆

尚書大傳天子左五鐘右五鐘六律為陽六呂為陰凡律呂十二各一鐘天子宮縣黃鐘蕤賓在南北其餘在東西天子將出則撞黃鐘右五鐘皆應黃鐘在陽陽氣動西五鐘在陰陰氣靜君將出故以動告靜靜者皆和也入則撞蕤賓左五鐘皆應蕤賓在陰東五鐘在陽君入故以靜告動動者則亦皆和之也

儀禮大射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

其南鎛皆南陳笙猶生也東為陽中萬物以生是以東方鐘磬謂之笙皆編而縣之周禮曰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有鐘有磬為全鎛如鐘而大奏樂以鼓鎛為節建鼓在阼階面南鼓應鞞在其東南鼓建猶樹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跗也南鼓謂所伐面也應鞞應朔鞞也先擊朔鞞應鞞應之鞞小鼓也在東便其先擊小後擊大也鼓不在東縣南為君也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鎛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鞞在其北言成功曰頌西為陰中萬物之所成是以西方鐘磬謂之頌朔始也奏樂先擊西鞞樂為賓所由來也鐘不言頌鞞不言東鼓肴文也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言面者國君于其羣臣備三面爾無鐘磬有鼓而已其為諸侯則軒縣疏曰國君合有三面為辟射位又與羣臣射

位又與羣臣射闕北面無鐘磬鎛直有一建鼓而已故不言南鼓而言南面也若與諸侯饗燕之類則依諸侯軒縣三面皆有鼓與鐘磬鎛

簜在建鼓之間簜竹也謂笙簫之屬倚于堂鼗倚于頌磬西紘鼗如鼓而小有柄賓至摇之以奏樂也紘磬繩也設鼗于磬西倚于紘也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

禮記禮器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禮樂之器尊西也小鼓謂之應疏曰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者縣鼓謂大鼓也在西方而縣之應鼓謂小鼓也在東方而縣之案大射禮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大射禮是諸侯之法此亦諸侯之禮所以大鼓及應所縣不同者熊氏云大射謂射禮也此謂祭禮也諸侯之法雖同

諸侯祭射有異案大射注云應鼙應朔鼙也又云便其先擊小後擊大也以此言之則朔鼙應鼙皆在大鼓之旁先擊朔鼙次擊應鼙乃擊大鼓以其相近故云便也以其稱朔朔始也故知先擊朔鼙以其稱應故知應朔鼙也又大射稱建鼓此云縣鼓大射應鼓既在大鼓之旁此應鼓在東乃與縣鼓別縣者皆謂祭與射別也又曰禮樂之器尊西也者鄭據此經而論犧尊貴於罍尊而犧尊在西縣鼓大于應鼓而縣鼓在西故云禮樂之器尊西

儀禮鄉飲酒禮記磬階間縮霤北面鼓之 縮從也霤以東西為從鼓猶擊也大夫而特縣方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射則磬在東古文縮為蹙疏曰鄭知此是諸侯之卿大夫者案春官小胥掌樂縣之法而云凡縣鍾磬半為堵全為肆注云鍾磬者編縣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鍾

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令此下唯縣磬而無鐘蓋賔鄉人之賢者又從士禮也若天子卿大夫賔賢雖從士禮亦鐘磬俱有矣

鄉射禮縣于洗東北西面此縣謂磬也縣于東方辟射位也但縣磬者半天子之士無鐘疏曰縣謂磬者對大射縣鐘磬鑮具有也辟射位者決鄉飲酒無射事縣于階間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天子之卿大夫判縣者東西各有鐘磬為肆諸侯之卿大夫判縣者分一肆縣于兩廂東縣磬西縣鐘若天子之士特縣者直東廂有鐘磬二虡為一肆諸侯之士分取磬而已縣于東方為特縣此既兼卿大夫詢衆庶當為判縣而總云無鐘者方以禮樂化民雖大夫亦同士特縣也其天子諸侯鐘磬鎛具卿大夫天子

士以下亦無鎛蓋若有鎛添鐘磬為三半不得也

今按小胥注云鐘磬編縣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者謂應十二律及黄大太夾四清聲也後周長孫紹遠云天子用八周禮云天子縣二八倕氏之鐘十六毋句氏之磬十六漢成帝獲古磬十六周禮圖縣十六此數事照爛典章揚搉而言足為龜鏡隋志云後周故事縣鐘法七正七倍合為十四蓋準變宮變徵凡為七聲有正有倍而為十四也長孫紹遠引國語七

律又引尚書大傳謂之七始其注云謂黃鍾林鍾太蔟南呂姑洗應鍾蕤賓也歌聲不應此者去之然據一均也宮商角徵羽為正變宮變徵為和加倍而有十四焉按北史紹遠所奏樂以八為數裴正上書以大舜開七始周武制七音持林鍾作黃鍾以為正調之首周明帝詔與紹遠詳議及武帝讀史書見武王克殷作七始欲廢八縣七紹遠奏天子縣八百王共軌是援七律七始之說而倍七聲者非紹遠本議梁武帝加以濁倍三七二十一而同為架雖取繁會聲不合古宋王堯臣等言編鐘磬之法歷代不同或以十九為一虡者蓋取

十二鐘當一月之辰又加七律焉或以二十一為一虡者以一均聲更加濁倍或以十六為一虡以一均清正為十四宮商各置一是謂縣八用七也或以二十四為一虡則清正之聲備故唐制以十六數為小架二十四為大架天地宗廟朝會各有所施令太常鐘縣十六者舊傳正聲之外有黃鐘至夾鐘四清聲雖於圖典未明所出然考之實有義趣以上所言編縣之法不同當以宋太常縣鐘法為正

天子宮縣漢志所謂髙張四縣也四縣者每面磬一虡鐘一虡鎛一虡（鎛亦編縣）十二辰鐘南北各一左右各五諸侯軒縣左氏所謂曲縣也曲縣者東西北三面各磬一虡鐘一虡鎛特縣各四天子之卿大夫判縣東西各有鐘磬一肆士特縣于東有鐘磬一肆諸侯之卿大夫判縣東磬一堵西鐘一堵士特縣于東磬一堵宮縣之制除特縣之鐘不數四面共十二虡唐開元禮近之但唐以鎛鐘為特鐘其在朝廷則天子

將出撞黃鍾之鐘右五鐘應入撞蕤賓之鐘左五鐘應用尚書大傳之說也新唐書樂志樂縣之制自隋以前宮縣二十簴及隋平陳得梁故事用三十六簴遂用之唐初因隋舊用三十六簴高宗蓬萊宮成增用七十二簴至武后時省之開元定禮始依古著為十二簴至昭宗時宰相張濬已修樂縣乃言舊制太清宮南北郊社稷及諸殿庭用二十簴而太廟含元殿用三十六簴濬以為非古而廟庭狹隘不能容三十六簴乃復用二十簴而鐘簴四以當甲丙庚壬磬簴四以當乙丁辛癸與開元禮異而不知其改制之時或說以鐘磬應陰陽之位此禮經所不著夫天道不過十二宮縣十二簴天之道也其用二十簴與三十六簴皆不合古至七十二簴之過

侈而無用更不足法

宋史樂志王朴所制編鐘皆側垂李照胡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鐘給銅于鑄瀉務得古編鐘一工人不敢毁乃藏于太常鐘不知何代所作其銘云粤朕皇祖寶龢鐘粤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朴鐘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後改鑄正其紐使下垂叩之弇鬱而不揚按此言朴鐘側垂與古鐘合蓋本歐公歸田録據此則側垂正垂所關匪細調鍾律者

何可置而不講也

大射禮宿縣皆堂下之樂無堂上之樂葢堂上唯天子縣玉磬諸侯不得縣玉磬則石磬與鐘鎛俱在堂下堂上無所縣之樂故禮經無文也鐘師疏云鐘中得奏九夏者堂上歌之堂下以鼓鐘應之左傳云歌鐘二肆亦謂歌與鐘相應而言也禮運疏云歌鐘歌磬在堂下是堂上無縣鐘之法而書疏以左傳云歌鐘二肆謂堂上兼有鐘磬誤也隋牛弘據周禮小胥

又引樂緯縣八用七又參用儀禮及尚書大傳為宮縣陳布之法而十二鐘既以次陳列又設鎛鐘十二虡又于甲丙庚壬位各設鐘一虡乙丁辛癸位各陳磬一虡共為二十虡是遵何典也唐宮縣之制畧準儀禮東西磬虡起北鐘虡次之南北磬虡起西鐘虡次之鎛鐘十有二在十二辰之位唯登歌鐘磬各一虡在堂上為不合古陳氏樂書以堂上有一鐘一磬故云黃鐘之鐘鳴于堂上而堂下編鐘應之黃鐘之

磬鳴于堂上而堂下編磬應之是特縣止一器而鐘磬各自鳴也有是理乎馬氏通考取其說為圖堂上黃鍾鐘磬各一堂下十二辰位各有鐘磬又取禮書說東階為文舞位西階為武舞位今概不用但依大射儀為圖如左

大射儀樂縣圖

此大射樂縣北面止一建鼓若北面再加鐘磬

鎛即軒縣也南北各加鐘磬鎛列十二辰鐘堂

上縣玉磬一虡即宮縣也去鎛東西鐘磬各一

肆天子之卿大夫判縣也東磬西鐘各一堵諸

侯之卿大夫判縣也東鐘磬一肆天子之士特

縣也東磬一堵諸侯之士特縣也凡祭祀饗燕

俱用縣鼓

右論樂縣

禮記樂記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辨猶別也正也弦謂鼓琴瑟也

疏曰北面鼓弦言其處卑也

儀禮鄉飲酒禮設席于堂廉東上為工布席也側邊曰廉燕禮曰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此言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則工席在階東疏曰經不言階東故取燕禮及此經下文以見樂正在西階東面而立于工西則工席更在東工四人二瑟瑟先二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瑟先者將入序在前也

鄉射禮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言少東者明樂正西側階工四人二瑟瑟先瑟先賤者先就事也

燕禮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樂正于天子樂師也凡樂掌其序事樂成則告備）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工四人者燕禮輕也疏曰決大射禮重工六人公羊傳諸公六諸侯四彼是舞人之數不得以彼決此也）

大射儀乃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六人太師少師各一人上工四人四瑟者禮大樂衆也疏曰對燕禮工四人）

鄉射禮記三笙一和而成聲（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凡四人也爾雅曰笙小者謂之和）

鄉飲禮疏云此鄉大夫飲酒而曰四人大射諸侯禮

而曰六人若然士當二人天子當八人為差次令按堂上樂工天子八人者太師少師師二人歌周禮太師帥瞽登歌令奏擊拊小師登歌擊拊皆不自歌二人琴二人瑟也諸侯六人太師少師歌四人瑟也大夫四人二人歌二人瑟也鄉飲酒禮太師則為之洗注云大夫若君賜之樂謂之太師則為之洗尊之也士二人一歌一瑟也堂下笙工四人亦可以此推之

右論樂人

周禮司干掌舞器舞器羽籥之屬疏曰鄭知司干所掌舞器是羽籥以其文武之舞所教有

異則二者之器皆司干掌之周尚武故以干為職首其籥師教而不掌若然干與戈相配而不言戈者下文云祭祀授舞器則所授者授干與羽籥也案司戈盾亦云授舞者兵兵惟謂戈其干亦于此官授之司兵云祭祀授舞者兵注云授以朱干玉戚謂授大武之舞與此授小舞干戈別也

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 既已也受取藏之

司戈盾祭祀授舞者兵頌之也

司兵祭祀授舞者兵 授以朱干玉戚之屬

樂師教國子小舞 謂以年幼少時教之舞內則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

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 鄭司農云

帗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旄舞者氂牛之尾干舞者兵舞人舞者手舞社稷以帗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廱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舞某謂帗析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皇襍五采羽如鳳皇也持以舞人舞以手袖為威儀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疏曰此六舞者即小舞也若天地宗廟正祭用大舞大司樂分樂序之是也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

羽析白羽為之形如帗也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旱暵之事謂雩也暵熱氣也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某謂皇析五采羽為之亦如帗疏曰樂師六舞并有旄舞施于辟廱人舞施于宗廟此無此二者

但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祭祀之舞亦不得用卑者之子彼樂師教國子故有二者此教野人故無旄舞人舞

籥師祭祀則鼓羽籥之舞鼓之者恒為之節賔客饗食則亦如之

禮記樂記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也羽翟羽也旄旄牛尾也文舞所執周禮舞師樂師掌教舞有兵舞有干舞有羽舞有旄舞

郊特牲諸侯之宮縣玉磬朱干設錫音陽諸侯之僭禮也言此皆天子之禮也宮縣四面縣也干盾也錫傅其背如龜也疏曰詩云鏤錫謂以金飾之則此錫亦以金飾

也謂以金琢傳其盾背盾背外高龜背亦外高故云如龜也盖見漢法然也

昭二十年左傳一氣須氣以動二體舞者有文武

襄二十九年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見舞象箾音朔南籥者箾舞者所執南籥以籥舞也曰美哉猶有憾見舞韶箾音簫者曰德至矣哉大矣

舞器大舞有簫書云簫韶傳云韶箾左有籥禮記夏籥序興有羽羽者翟也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又云植其鷺羽者此羽析白羽為之形如帗野人之舞也有干朱盾設錫有戚玉戚小舞有帗有羽有皇有旄有干有人有兵兵謂

戈也象箾用箾成童舞象象亦小舞總言之不過文武二舞故左傳以二體該之萬者舞之總名杜預云萬舞也是也鄭注郊特牲云武萬舞也非也呂東萊辯之甚明

右論舞器

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音權又居勉反大咸大磬上昭反大夏大濩戶故反大武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大咸咸池堯樂也堯能殫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大夏禹樂也禹治水敷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也湯

以寛治民而除其邪害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疏曰此大司樂所教是大舞樂師所教是小舞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示舞大磬以祀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大濩以享先妣先妣姜嫄也舞大武以享先祖先祖謂先王先公

新唐書樂志雲門大咸大磬大夏古文舞也大濩大武古武舞也

呂氏春秋古樂云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又云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

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氣鬱閼滯著直畧反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為舞以宣導之據此則樂之有舞兆于葛天成于陶唐也然雲門為六舞首言舞當自黃帝始五行鈎命決云伏羲樂為立基神農樂為下謀祝融樂為祝續樂緯云黃帝曰咸池帝嚳曰六英顓頊曰五莖堯作大章舜曰簫韶禹曰大夏商曰大濩周曰大武漢禮樂志云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與樂緯不同其餘無異名

樂記云大章章也注云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也周禮闕之或作大卷疏云按樂緯及禮樂志云黃帝曰咸池堯作大章故知大章堯樂名也此本云大章周禮大卷言此大章當周禮大卷也咸池備矣注云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修而用之周禮作大咸疏云按周禮云

雲門大卷黄帝樂堯增修者謂之咸池不增修者別名大卷明周為黄帝于不增修之樂別更立名故知于大卷之上別加雲門是雲門大卷一也今按周禮序雲門在大咸之前故注以雲門為黄帝樂大咸為堯樂樂記言咸池在大章之後故注以大章當大卷而以堯所增修黄帝之大卷名咸池不增修者名大卷而加雲門之名于其上周禮言用六舞有雲門無大卷知雲門大卷一也然既以大章為堯樂又以咸池為堯樂是堯樂本名大章而咸池乃增修黄帝之樂周禮所用者其增

修黄帝之樂也其未增修者周禮謂之雲門大卷又專名雲門大卷堯所名雲門周所加也舜樂簫韶周禮曰大磬又名九磬九磬者以韶樂九成也楚辭云二女御九招歌鄭注大司樂破九為大非也簫本吹器亦執以舞猶籥之可吹可執也以音言曰簫韶孔傳云言簫者見細器之備以舞言曰韶箾箾與簫同韶象文德有羽無干故樂記云干戚之舞非備樂也注云樂以文德為備若咸池者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

矣未盡善也此切證也韓詩外傳乃云韶用干戚非至樂也何居按淮南子云禹執干戚舞于兩階之間而有苗格作古文尚書者因言帝乃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象箾之箾音朔服虔曰象文王之樂舞象也箾舞曲名言天下樂削去無道杜預曰箾舞者所執孔穎達曰言箾為所執未審何器以箾為舞曲不知所出要知箾與南籥是此樂所有今按詩序維清奏象舞也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是象為武舞箾是武舞所執之器玉篇云以竿擊

人是也若云箾是舞曲名則維清已為舞曲矣何又以箾為舞曲耶文未為天子故象舞不列于大武之上而為小舞童者舞之

右論文武二舞

禮記祭統夫大嘗禘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

春秋隱五年考仲子之宮杜曰成仲子之宮安其主而祭之惠公以仲子手文娶之欲以為夫人諸侯無二嫡蓋隱公成父之志為別立宮也婦人無謚因姓以為宮初獻六羽何曰

所以仲子之廟唯有羽舞無干舞者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也范曰翟羽舞者所執獻者下奉上之辭作之于廟故言獻

左傳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萬舞也公問羽數于衆仲問執羽人數對曰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六六三十六人

疏曰何休說如此服虔以用六六八四十八大夫四為四八三十二士二為二八十六杜以舞勢宜方行列既減即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同何說也或以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減樂之半以賜魏絳因歌鍾二肆遂言女樂二八為下半樂張本耳非以二八為佾若二八即是二佾之樂鄭人豈以二佾之樂賂晉侯豈以一佾之樂賜魏絳

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二二二四人士有功賜用樂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八風八方之風也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風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節其制而序其情故自八以下唯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為列諸侯則不敢用八公從之于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魯唯文王周公廟得用八而他公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特立此婦人之廟問衆仲衆仲因明大典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其後季氏舞八佾于庭知唯仲子廟用六

佾舞列也周禮小胥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即此舞列也公羊穀梁皆云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與左氏異汪氏克寬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諸侯既降於諸公則諸伯當降于諸侯而用二佾矣子

男復何所用乎今按公穀于諸侯下不言伯其意以侯兼伯子男而卿大夫則用二佾也然左氏言佾數較詳當是舊典穀梁又引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注云言時諸侯僭侈皆用八佾是當時諸侯已不遵舊典公穀左氏各以所聞言之後人取其說之長者從之可也

宋書樂志文帝元嘉十三年太常傅隆以為杜預注傳佾舞云諸侯六六三十六人常以為非服虔云天

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義甚允今按後漢祭祀志祠靈星舞用童男十六人注服虔應劭曰十六人即古之二羽也禮儀志旱行雩禮舞僮二佾此言二佾與祠星言十六人一也楚辭招䰟云二八侍宿大招亦云二八接舞王逸云二八二列也言大夫有二列之樂左傳鄭賂晉女樂二八以是言之則傅隆之舍杜從服甚為有識左傳言女樂二八雖非以此為二佾之樂而人以八數以佾數皆八故也

猶鐘以肆計以縣鐘磬皆十六也不然何不言女樂十六人而言二八耶

樂記云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注云民勞則德薄酇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酇相去近舞人多也蓋德盛則進其律而佾數多德薄則絀以爵而佾數少也然天子賜諸侯樂自八以下或以柷將或

以殺將必降殺以兩也禮運云大夫聲樂皆具非禮也䟽云大夫有判縣而不得如三桓舞八佾一曰大夫祭不得用樂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唯君賜乃有之據此則大夫四佾必君賜乃得用大夫如此士二佾亦必君賜乃有之可知士用二佾則王逸謂大夫有二列之樂非也又祭統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注云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按互言者謂八列也武用干戚夏用羽籥不可以互言

公羊傳云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與祭統異其文誤也

右附論佾數

周禮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大同六樂之節奏正其位使相應也言為大合樂習以序出入舞者以長幼次之使之出入不紕錯

禮記樂記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戶剛反得齊焉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詩云荷戈與綴兆域也舞者進退所至也

大司樂疏云六變者謂立四表舞人從南表向第二

表為一成一成則一變從第二至第三為二成從第三至北頭第四表為三成舞人各轉身向南於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為四成從第二至第三為五成第三至南頭第一表為六成若八變者更從南頭北向第二為七成又從第二至第三為八成若九變者又從第二至北頭第一為九成此約周之大武六成其餘大濩以上雖無滅商之事但舞人須有限約亦應立四表以與舞人為曲別也今按舞有位位有表

樂記言綴兆鄭注一云綴表所以表行列也兆域也舞者進退所至也一云綴謂酇舞者之位也兆其位營域也孔疏云酇謂酇聚舞人行位之處立表酇以識之合觀注疏之意蓋以酇即位綴即表也　大司馬中冬教大閱為表百步則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注云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左傳云會有表疏云諸侯建旂以為表大夫聚會亦應有以表位但無文以言之耳是凡位皆有表也舞位之表不知以何物為之左傳宋公享晉侯以桑林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退而入於房注云以大旌表識其行列以旌夏非

常卒見之而有所畏也以此推之則他樂舞表雖不
用大旌亦必旌之類也諸侯之會建旂以為表其舞
表亦當以旂諸侯以旂則天子當以常隋唐文舞有
執纛而引者二人武舞有執旌居前者二人此亦倣
旌夏之意而其意則以之導舞非以是為表元舞表
四用木杆鑿方石樹之以識舞人之兆綴樹木為表
於典無徵且非所以飾觀竊謂執纛執旌各用四人
立於舞位即可以為表不必導舞而居前亦不必植

木以為表也韶武二舞秦漢時尚存漢禮樂志文始舞者本舜招樂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五行舞者本周舞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今其譜雖不傳而樂記言大武六成周禮疏因發明立四表及舞人進退之法猶可以想見先王之樂焉樂記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始奏象觀兵孟津時也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荆蠻之國侵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又云

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先鼓將奏樂先擊鼓以警戒衆也三步謂將舞必先三舉足以見其舞之漸也再始以著往武王除喪至孟津之上見紂未可伐還歸三年乃遂伐之武舞再始以明伐時再往也復亂以飭歸謂鳴鐃而退明以飭歸也奮疾謂舞者也極幽謂歌者也蓋舞之始先擊鼓以警衆是謂始奏以文乃皆總干山立及始成將北出先三舉足以見所向再成之前再擊鼓以著其往於是振鐸四伐以象滅商之事將三成則鳴鐃以飭其歸是謂復亂以武當其發揚蹈厲時以

雅築地為節使其周還之間奮疾而不拔是謂訊疾以雅及武亂皆坐則擊相為節是謂治亂以相六成復綴振旅而還曰以崇者樂終而德尊也隋唐宋武舞皆倣大武之舞為之武舞擊刺之狀文舞則為揖遜之容要皆立四表以為綴兆本六成以為進退焉耳

右附論綴兆

詩序維清奏象舞也

禮記祭統舞莫重於武宿夜武宿夜武曲名

舞有舞曲賈公彥云詩為樂章與舞人為節是也墨子公孟篇云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鄭風子衿毛傳云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是詩三百篇皆可歌可舞也然詩自有專施於舞者如清廟升歌維清奏象舞雍詩則歌以徹武曲六篇則全是舞曲鄭氏云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是也武樂六成當有六曲宣十二年左傳楚莊王引武

之卒章及三章六章與今詩次序不同而武詩又止五章少一章按祭統云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鄭云武宿夜武曲名熊氏云此即大武之樂又按樂記云武始而北出武宿夜正是始出之事且祭統三重皆重其始祼獻獻之始升歌聲之始武宿夜當是舞之始故知武宿夜為大武之首章而詩逸之也韶樂九成皆是舞在琴瑟以詠之外故大司樂九德之歌九磬之舞總云九變益歌為

舞節也離騷云奏九歌而舞韶是堂上歌堂下舞一併作也周樂先歌清廟乃舞大武虞樂亦堂上詠詩堂下乃舞九韶故知九德之歌為舞節在琴瑟以詠之外也詩是樂章然詩則瞽之所誦樂章則太師所掌故有不入樂之詩不入詩之樂章三百篇雖皆可弦歌而正樂所用唯南豳二正雅及周頌商頌為先代之樂魯頌非祭祀所用餘皆不入樂也樂章雖多與詩之篇次相合而貍首與騶虞為射節皆風也而貍首不入詩貍首詩見禮記射義茎詩管詩與鹿

鳴等篇遞奏皆雅也而笙管之詩不入詩笙詩六篇毛云有其義而亡其辭鄭云鄉飲酒燕禮用焉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俱在耳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訓詁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于其篇端云張子曰人或言亡詩六篇古無其詩既無詩安得有此篇必是有其辭所以亡者良由施之於笙非若歌之可習　燕禮記云下管新宮笙入三成大射儀云乃管新宮笙終鄭云新宮辭義皆亡按昭二十五年左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是管詩有辭也管有辭則笙有辭可知矣

九夏皆頌類而肆夏繁遏渠三篇外皆不入詩周禮注杜子春云春秋傳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國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肆夏繁遏渠所謂三夏矣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鄭云九夏皆詩篇名頌

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弛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今按鄭既不從呂叔玉之義而大射儀奏肆夏又引叔玉之説亦得備一義也大武詩六篇而武宿夜亦不入詩蓋詩取諷誦而樂取歌舞諷誦者不獨在竹帛故經秦火而存歌舞者專存乎音節故遭世亂而失也唐河西節度使楊敬宗獻霓裳羽衣曲十二遍其後經安史之亂而餘聲遺曲猶傳人間文宗好雅樂詔太常馮定采開元雅樂製雲韶法曲及霓裳羽衣舞曲蔡寬夫詩話唐開成初尉遲璋嘗倣古作霓裳羽衣曲以獻詔以曲名賜貢院為題是歲榜首李肱所試詩即此題也此曲世無譜好事者每惜之霓裳舞曲

當時多傳其音節白樂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磬簫箏笛遞相攙擊擫吹彈聲邐迤注云凡法曲之初衆樂不齊惟金石絲竹次第發聲霓裳序初亦復如此又云散序六奏未動衣陽臺宿雲慵不飛中序擘騞初入拍秋竹吹裂春冰拆注云散序六遍無拍故不舞中序始有拍亦名拍序又云繁音急節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鏗錚翔鸞舞了却收翅唳鶴曲終長引聲注云霓裳十二遍而曲終凡曲將終皆聲拍促速惟霓裳之末長引一聲按唐志云凡曲終必遽惟霓裳羽衣曲將畢引聲益緩故馮定可以更製尉遲璋可以倣作若古樂之不傳久矣韓氏志樂著雲門以下六舞譜朱氏律書有帗羽等六小舞圖此孰為之而孰傳之耶舞曲有吹籥者有吹管者皆以鼓為之節仲尼燕居云下

管象武夏籥序興注云象武武舞也夏籥文舞也按詩序維清奏象舞也以管奏象舞也詩云籥舞笙鼓吹籥以為舞節也籥師云祭祀則鼓羽籥之舞注云鼓之者恒為之節疏云祭祀合樂之時使國子舞籥師鼓動之使彼羽籥之舞與樂節相應是知舞曲之節在鼓也故詩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

右附論舞曲

樂記舞動其容也　疏曰舞動其容則詩序云詠歌之不足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舞者之容有詘伸有俯仰記云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方氏慤曰詘伸舞者之身容俯仰舞者之頭容有周還記云周還象風雨注曰周還謂舞者疏曰周旋迴環象風雨之迴復有進退記云進旅退旅注曰旅俱也俱進俱退者其齊一也有舒疾記云詘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其足之蹈記言大武之舞有立山立有步三步有憲致右憲左有坐武亂皆坐其手之舞則有總干有駟伐其他舞儀則無文以言之朱子經世大訓云唐人俗舞謂之打令其狀有四曰招曰搖曰送其一記不得蓋招則邀之之意搖則搖手呼喚之意送者送酒之意舊嘗見深村父老為余言其祖

父嘗為之叔得譜子因兵火失去舞時皆裹幞頭列坐
引酒少刻起舞有四句號云送揺招揺三方一圓分成
四片得在揺前人多不知皆以為啞謎按朱子言此亦
禮失求諸野之意也葢舞必象事故容不虚生招揺之
類雖俗舞其猶有古雅舞遺意歟
宋元豐二年禮官定文舞進蹈安徐進一步則兩兩相
顧揖三步三揖四步為三辭之容是為一成餘成如之
武舞發揚蹈厲為猛賁趫速之狀每步一進則兩兩以

戈盾相嚮一擊一刺為一伐四伐為一成至五變時分
左右而跪右膝至地左足仰起象以文止武至六變時
舞蹈而進為振旅之狀四年命大樂正葉防撰朝會二
舞儀率本此稍為增飾而已夫文德武功固宜各象
其事但文不專是揖讓文有文治亦宜有以象之武
所擊刺不同其事功亦不一不必一一盡倣大武也

右附論舞容

禮記明堂位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

大夏 疏曰冕衮冕也王者衮冕執赤盾玉斧而舞武王伐紂之樂也皮弁三王之服也王又服皮弁裼而舞夏后氏之樂也六冕是周制故用冕而舞周樂皮弁是三王服故用皮弁舞夏樂也周樂武武質故不裼夏家樂文文故裼也諸侯之祭各服所祭之冕而舞故祭統云諸侯之祭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知用冕服舞也

後漢輿服志爵弁一名冕祠天地五郊明堂雲翹舞樂人服之建華冠以鐵為柱卷貫大銅珠九枚制如縷鹿獨斷曰其狀若婦人縷鹿薛綜曰下輪大上輪小天地五郊明堂育命舞樂人服之方山冠似進賢冠以五采縠為之祠宗

廟大予八佾四時五行舞人服之冠衣各如其行方之色而舞焉沈約宋志魏明帝時公卿奏祀圜丘以下武始舞者平冕黑介幘衣衣裳白領袖絳領袖中衣絳合幅袴絳袜韋鞮咸熙舞者冠委貌其餘衣服如前奏於朝廷則武始舞者冠赤介幘絳袍單衣絳領袖皁領袖中衣虎文畫合幅袴白布袜黑韋鞮咸熙舞者進賢冠黑介幘生黄袍單衣白合幅袴餘服如前隋志文舞黑介幘冠進賢冠絳紗連裳内單皁

褾領襈裾革帶烏皮履武舞服武弁朱褠衣革帶烏皮履新唐志文舞委貌冠黑素絳領廣褏白袴革帶烏皮履武舞服平冕餘同文舞朝會則武弁平巾幘廣褏金甲豹文袴烏皮鞾宋史大晟樂二舞郎並紫平冕皁繡鸞衫金銅革帶烏皮履朝會文舞郎進賢冠黃鸞衫銀褐裙綠褠襠革帶烏皮履武舞郎平巾幘緋鸞衫黃畫甲身紫褠襠鼠文大口袴起梁帶烏皮鞾以上歷代舞服大略如此馬貴與云古人舞者必自有其服書所謂肩之舞衣是也其曰冕而揔干者益以祭

祀養老之時君服冕以從事遂親起舞以示敬非曰舞者必合服冕也後世不明其義而以平冕為舞郎之服誤矣今按明堂位言冕而舞大武又言皮弁舞大夏豈祭時君又服皮弁以從事耶據孔疏云六冕是周制故用冕舞周樂皮弁是三王服故用皮弁舞夏樂則是人君各因其樂之所宜服以舞非因其所從事之服以舞也服各有宜則不惟君宜服凡舞者皆宜服也後漢雲翹舞服爵弁爵弁一名冕蓋即平

冕也禮士弁而祭於公以助祭者言學士亦應服爵弁今以其舞也而用乎冕亦豈禮之所訾哉且書所謂佾之舞衣亦必是先王之法服非别有新製異采而特名之為舞衣也孔傳言佾國所為舞者之衣皆中法其中法之處雖無可考既曰中法其應規矩權衡不失尺寸可知也韓子言長褏善舞唐處善樂亦用紫袴褶長褏蓋取其投袂赴節舉手可以為儀也衣之中法或又在此等處而其服則猶是先王之法

服也馬氏之意以舞者自有舞衣不應服平冕然則古之時文舞武舞當用何服耶其說非也以上論宗廟之舞服若朝會則魏唐宋制皆可用也舞人之服周禮無文唯明堂位言冕而舞大武皮弁舞大夏其他舞之服亦無文非缺也葢武舞通用冕文舞通用皮弁兩服足以該之也以是言之則舞大濩亦用冕舞雲門大咸大磬亦用皮弁可知也後世文舞倣夏用羽籥既倣夏自宜服皮弁武舞倣周用干戚既倣

周自宜服平冕魏變皮弁為委貌者後漢輿服志云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益當時兩冠之制相同故可通用也歷代舞服唯魏唐為近古矣其他小舞若童子舞者宜用采衣以士冠禮注云采衣未冠者所服也若野人舞者宜用深衣以深衣注云庶人吉服深衣而已也四夷之舞則宜各服其國之舞服如唐志所云百濟樂舞者二人紫大袖裙襦章甫冠衣履扶南樂舞者二人以朝霞為衣

赤皮鞋之類古樂舞既失其傳後有作者但使行列正進退齊俯仰詘伸各有其容即合於古之雅舞至其衣冠之制則惟取其與所舞之樂相宜大約不離乎委貌平冕等制者近是經傳罕言舞衣姑識所聞俟博雅者詳焉

右附論舞服

儀禮燕禮記若與四方之賓燕有房中之樂絃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

鄉飲酒禮注云周南名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
房中之樂歌也疏云亦有用鐘鼓奏之者諸侯卿大
夫燕饗亦得用之故用鐘鼓婦人用之乃不用鐘鼓
則謂之房中之樂也周禮磬師教縵樂燕樂之鐘磬
注云縵謂雜聲之和樂者也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
聲也二樂皆教其鐘磬疏云燕樂房中之樂者此即
關雎二南也謂之房中者婦人以風諭其君子燕禮
疏云磬師教房中樂待祭祀而用之故有鐘磬房中

及燕則無鐘磬詩王風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傳云國君有房中之樂疏云此執笙招友欲令在房則其人作樂在房內矣故知國君有房中之樂此實天子而言國君者以諸侯亦有此樂舉國君以明天子譜云路寢之常樂風之正經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是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也今按鄭氏詩譜說周南召南云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正義曰言或

者道異說也鄭之前世有為此說者故因解之二南之風言后妃樂得淑女無嫉妬之心夫人德如鳴鳩可以承奉祭祀能使夫婦有義妻妾有序女史歌之風切后夫人以節此義序故用之耳王風云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謂路寢之房以人君有房中之樂則后夫人亦有房中之樂以后夫人房中之樂歌周南名南則人君房中之樂亦歌周南名南用此或說為義也王肅云自關雎至芣苢后妃房中之樂

肅以此八篇皆述后妃身事故為后妃之樂然則夫人房中之樂當用鵲巢采蘩鄭無所說義亦或然以此觀之謂房中之樂天子歌周南諸侯歌召南者本用或說為義亦未有以證其實然也而儀禮周禮注詩箋皆用此義以事理言之后夫人房中宜歌周南及名南也然是女史風切后夫人非后夫人諷誦以事其君子也且惟后夫人房中宜歌二南若燕四方之賓則笙入三成已合鄉樂矣至房中之樂不應又

歌二南房中之樂既云不用鐘磬而磬師教燕樂之鐘磬又以燕樂爲房中之樂疏乃遷就其說曰磬師所教待祭祀而用之故有鐘磬房中及燕則無鐘磬不聞祭祀用燕樂而房中又縣鐘磬也又按祭統云夫人副褘立于東房此廟中之房燕禮言房中之樂王風言招我由房此路寢之房書大傳云太師奏雞鳴于陛下夫人鳴佩玉於房中此小寢之房房中既非一處聲歌各有所宜何必皆用二南也漢志云房

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寛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沈約宋志云侍中繆襲奏漢安世歌今世詩歌非往時之文宜改變案周禮注云安世樂猶周房中之樂也是以往昔議者以房中歌后妃之德所以風天下正夫婦宜改安世之名曰正始之樂自魏國初建王粲所作登歌安世詩專以思詠神靈及説神靈鑒享之意又讀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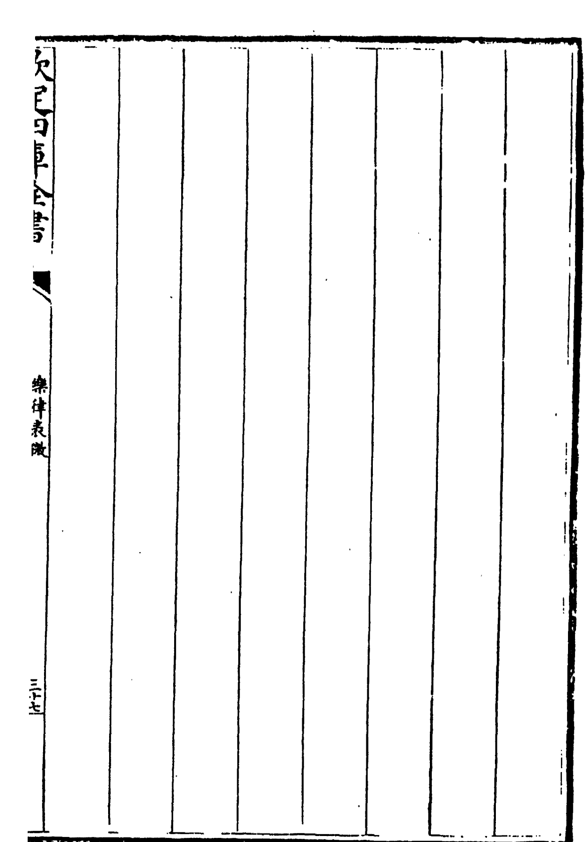
安世歌亦説高張四縣神來燕享嘉薦令儀永受厥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今思惟往者謂房中為后妃之歌者恐失其意方祭祀娛神登堂歌先祖功德下堂歌詠燕享無事歌后妃之化也自宜依其事以名其樂改安世歌曰享神歌奏可案文帝已改安世為正始而襲至是又改安世為享神未詳其義朱子曰東坡云宋書樂志論房中樂非后妃事蓋周禮注誤極有理當考今按燕禮記但云有房中之

樂不言歌二南毛氏詩傳亦但云國君有房中之樂不言歌二南蓋别有房中之樂歌也祭祀本不用房中之樂漢安世樂本祭祀之樂其詩曰高張四縣非房中所有周有房中樂秦名壽人漢名安世者皆依房中樂之體製以為詩漢安世樂本非房中所奏而周房中樂本非祭祀所用也使房中樂而必歌后妃之德也則改安世為正始者得矣使房中樂而專為祭祀所用也則改安世為享神者得矣考其實皆非

也房中樂本無鐘磬唐志云平調清調周房中樂遺
聲也蓋琴有五調故後人名周房中樂之遺聲為平
調清調此足以證房中樂之有琴瑟而無鐘磬矣隋
高祖始作歌名天高地厚託言夫妻之義因即取之
為房内曲命婦人并登歌上壽並用之此取漢儒后
夫人諷誦二南之義非祭祀燕賓所用於禮無違煬
帝時顧言據磬師注奏請房内樂用鐘磬已失鄭義
鄭注儀禮本云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

節也然此猶據經義言之也文帝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房暉遠曰臣聞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于雅頌不得言無帝大悦按詩言既得此淑女宜奏鍾鼓以鳴其樂所謂樂而不淫也豈房中女樂之謂哉使先王之時已有女樂則由余何以入秦孔子何以去魯也暉遠之對不惟解經之誤幾於侮聖言矣

右附論房中之樂



樂律表微卷八